

# 鶴問湖與陶母

□ 劉為珍

“鶴問湖邊草乍青，馬蹄沖濕雨初停。村烟過午深聯屋，野水當春遠上汀。雁落殘沙飛欲倦，鷗眠芳渚夢難醒。漁人隔歲移家去，白晝雙扉傍岸扃。”這是江皋《過鶴問湖》的詩句。江皋，字在眉，康熙年間任九江府通判。是愛上了九江的歷史名勝，還是被這裡的旖旎風光所吸引？這位安徽桐城籍的通判，在公務之餘留下許多即景應時之作，這便是存錄在方志中的其中一首。

鶴問湖，作為一方名勝，不僅為歷代文人所吟詠，方志國史也錄有大量的相關記述。

《德化縣志》有載：“鶴問湖，在城西十五里。世傳晉陶侃擇地葬母至此，遇異人云：‘前有牛眠處可葬’，言畢化鶴而去。《幽明錄》云：陶士行（陶侃字士行）年少時在西南一寨取魚，自問其地，曰鶴問。”方志所述，明確了鶴問湖的方位：距城西十五里。介紹了鶴問湖來歷的兩種傳說：一是陶侃擇地葬母，遇到異人，告訴可葬之地後，即化鶴而飛，故名。另一說法是，陶侃少年時候，到村莊西南方向的一個寨里去取魚，因初來乍到，不知寨名，後經打聽才得知叫鶴問寨。可見，鶴問湖，或鶴問寨，之所以成為一方名勝，是與千古賢母湛太夫人及陶侃相關聯。

方志中有關鶴問湖與陶母的記述，在正史《晉書》中也可查到相對應的信息。《晉書·陶侃傳》記載：“……（陶侃）後以母憂去職，嘗有二客來吊，不哭而退，化為雙鶴，沖天而去，時人異之”。通俗地說，陶母逝世時，陶侃離職為母親料理後事，曾有兩位客人前來吊唁，反常的是，不哭不拜就退出了孝堂，瞬間變作兩隻仙鶴飛天而去。在場的人都目瞪口呆，十分惊奇。

《晉書·周訪傳》又擴展了相關內容：“初，陶侃微時，丁艱，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。遇一老父，指曰：‘前閃見一牛眠山污中，其地若葬，位極人臣矣。’又指一山云：‘此亦其次，當世二千石。’言訖不見。侃尋牛得之，因葬其處，以所指別山與訪。訪父死，葬焉，果為刺史，著稱寧、益（寧州今雲南，益州今四川），自訪以下，三世為益州四十年，如其所云。”這段擴充內容是說，當初，陶侃還未發達，重孝在身，家中有一頭牛突然不知去向，陶侃在尋找中遇見一位老父，老人指著前方對陶侃說：“前面的山岡上看見一頭牛臥在污水氾里打瞌睡，這個地方若是葬墳的話，後人顯貴，位極人臣。又指著山上另外一處寶地說，那個地方的風水略次點，若葬先人，當代也會封侯。”說完一瞬間就不見了。陶侃找到牛眠地，並將先人安葬那裡。又將山上的另一處風水寶地告訴了好友周訪。周訪就把父親安葬在那裡。後

來，周訪还真的做了地方刺史，在主政寧州、益州期間，政績顯著，受民擁戴。自周訪之後，三代都主政益州，長達四十一年，真的如老父所預言的那樣。

國史留給後人的信息僅說“陶侃微時，丁艱。”用現代話表述，微時，就是未發迹時。丁艱，就是為父母雙親守孝。陶侃尚未發達時“丁艱”，究竟是為父親守孝，還是為母親守孝？並未明確。因此，在高人的指點之下，葬在“牛眠地”里是他的父親，還是母親呢？也並未明確。

再讀《晉書·陶侃傳》：“陶侃，字士行，本鄱陽人也，吳平，徙家廬江之尋陽。父丹，吳揚武將軍。侃早孤貧，為縣吏……”這段話是介紹陶侃的籍貫出身，簡要地說，陶侃，字士行，原籍是鄱陽人。西晉平定東吳後才舉家遷到廬江郡尋陽縣，即今九江市柴桑區。父親叫陶丹，曾任東吳揚武將軍。陶侃年幼時就失去了父親，家裡很窮，曾做過縣吏。

再查晉書中陶侃母親去世的時間：“陳敏亂，弘（劉弘）以侃（陶侃）為江夏（今屬武漢市江夏區）太守，加鷹揚將軍，佩備威儀，迎母官舍……後以母憂去職。”也就是說，陶母去世前，陶侃已得到荊州刺史劉弘的重用，當了江夏太守鷹揚將軍，並將母親迎到官府中奉養。後來母親去世才辭去了軍政官職，居家守孝。據史料所載，陶侃生於吳永安二年（259年），陶母逝世於晉大興元年（318年），陶侃年已59歲。從時間來看，陶母去世時，陶侃無論是年齡，還是職位，既非年幼，也非位微了！僅從“微時丁艱”字面來論，葬在牛眠地的應是陶侃的父親丹公。但是，從地域來推斷，無論是陶侃從鄱陽祖籍遷到尋陽新址的時間，還是後來與周訪結為兒女親家前的交往時間，“牛眠地”里安葬的是陶侃父親丹公，又似乎是與國史所錄的其他方面的信息相衝突。

先看國史所載的陶侃徙家尋陽的時間：陶侃從鄱陽舉家遷到尋陽是“吳平，徙家廬江之尋陽”。再查周訪的籍貫以及與陶侃交往的時間，據《晉書·周訪傳》所載：“周訪，字士達。本汝南安城人也。漢末避地江南，至訪四世。吳平，因家廬江尋陽焉。祖纂，吳威遠將軍。父敏，左中郎將。訪少沈毅，謙而能讓，果於斷割，周窮振乏，家無餘財。為縣功曹，時侃為散吏，訪薦為主簿，相與結友，以女妻侃子瞻……”可知，周訪的祖籍是汝南安城人，即今河南省駐馬店市汝南縣人。漢朝末年中原大亂，就避居江南，到周訪已經歷了四代。吳平，才把家遷到廬江尋陽定居下來。祖父周纂，吳國威遠將軍；父親周敏，左中郎將。到了周訪成年時，

因連年戰亂，居無定所，已是家無餘財。遷到尋陽後，也僅在縣衙謀得功曹這個職位。當時陶侃還是縣衙一個散吏，即未入流的臨時人員，是在周訪的引薦下，才當上了縣主簿。

晉書在周訪傳中還錄有這樣記述：“初，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，謂訪與陶侃曰：‘二君皆位至方岳，功名略同，但陶得上壽，周當下壽，優劣更由年耳。’訪小侃一歲，太興三年（318年）卒，時年六十一歲……”應該說國史收錄的這段只有周訪、陶侃、陳訓才知道的軼聞。大概是說，當初，周訪年輕的時候，遇到廬江一個叫陳訓會相面的人，對周訪和陶侃說，你二位都命中大貴，將來都能主政一方。但陶侃命為上壽，周訪命為下壽，命中優劣僅有壽年之分。周訪小陶侃一歲，太興三年即公元318年就去世了，享年六十一歲。

綜合上述國史所錄資料，陶侃與周訪的結交，應在吳平之後，才各自將全家遷到廬江郡尋陽縣落戶。東吳滅國是在晉太康元年，吳天紀三年，即公元280年。周訪是在太興三年，即公元318年去世，享年六十一歲，應生於吳永安三年，即公元260年，“吳平”時，周訪的年紀是20歲，陶侃年大周訪一歲，即21歲。也就是說，兩人即使都是在“吳平”這一年搬家到尋陽，他們的年齡都並非“少時”。周訪推薦陶侃從縣衙散吏任縣主簿，將女嫁侃子陶瞻為妻，陶侃將高人指點的另一塊寶地讓給周訪葬父，均應是在“吳平”兩家都遷到尋陽之後。

據晉書所載“侃早孤貧”，其父丹公是在陶侃尚未成年，即在“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”之前就去世，丹公在鄱陽去世，按史料描述，陶侃尋牛擇地，從鄱陽至尋陽，兩地相隔，山高水長，按常理不可能從鄱陽尋找到尋陽。按國史所述，丹公去世時，陶家早已貧困不堪，乃至靠陶母湛太夫人紡績麻線度日，孤兒寡母也缺乏財力人力，將丹公從鄱陽葬至尋陽鶴問湖“牛眠地”。若丹公是在尋陽去世，因陶侃在尋陽安家，年已20餘歲，與國史所載的“少孤”不符。由此可見，按照正史資料所載，安葬在鶴問湖“牛眠地”的應是陶母湛太夫人。當然，也不排除，將陶母安葬在“牛眠地”之後，陶侃早已是一方大員，他又將父親丹公從舊鄱陽遷葬尋陽。

那麼，陶母湛太夫人究竟歸葬何處？方志譜牒莫衷一是，各有所云。有的說陶母歸葬在出生地江西新淦縣治東北的牛眠地，也有的說陶母卜葬在都昌縣左蠡。不過，極具權威的史料則明確，陶母是安息在富有傳奇色彩的鶴問湖畔。

《清一統志》有關於陶母葬地有確

切記載：“陶母墓，在德化縣（今九江市柴桑區）白鶴西鄉。相傳陶侃葬母如此，有異人化鶴而去，今鶴問湖以此而名。”清修《九江府志》《德化縣志》均承襲此說：“陶侃母墓，在縣西五十里白鶴鄉太和垆。侃擇地葬母遇人云：前有牛眠地可葬，言畢化鶴而去。侃尋一余里，果見牛眠于此，遂此葬之。”

最具權威、最具說服力的，當然莫過於正史陶侃病重上《遜位表》中的明確記載：“臣父母舊葬，今在尋陽，緣存處亡，無心分違，已勒國臣修遷改之事，刻以來秋，奉迎窆窆，葬事訖，乃告老下藩。”這是正史明確陶母墓葬地的資料，無論是作為人臣，還是作為人子，所明確的“父母舊葬，今在尋陽”，其客觀性、真實性，是譜牒方志不可替代的。雖然《遜位表》中是提到父母舊葬的修遷之事，但是陶侃上《遜位表》之次日，即未等到表中所說的“來年秋天”就死於歸途中的樊溪（今湖北鄂州市西北）。加之陶侃死後發生了至親之間手足相殘的家庭變故，修遷陶母墓葬的可能性不大。

陶母的墓葬地，除了國史方志因相承襲，錄有明確記載之外，也見諸於後人的詩詞歌賦等文學作品之中。九江知府董榕在清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中元節游鶴問湖就留下聯句：“甲戌七月望，鶴問凌虛艇。塞口訪遺蹟，古壑沉靈注。但見壞佛寺，竹影交龍蛇。陶公問仙地，牛眠均非遐。”七月，正值江南漲水季節，當時水中的城垣、井壁，岸邊的佛寺，以及距離不是很遠的陶母墓等遺迹均歷歷可見。

嘉慶年間，德化縣叫譚昌槐的貢生在《雪霽鶴問湖泛舟訪陶墓》詩中，將陶墓寫得更具體了：“斷碣模糊雪半堆，牛眠長傍白云隈。終年古墓無人問，乘興扁舟共客來。封鮓几曾盟白水，留賓爰尚委蒼苔。劇談往事懷賢母，一路漁歌載月回。”嘉慶距今只不過兩百餘年，也就是說兩百年前賢母古墓仍在鶴問湖畔，雖然是終年古墓無人問，但是殘碑斷碣仍隱現在雪堆之中。

鶴問湖，因陶母而成為一方名勝，陶母也以“截髮筵賓，待人以誠”“封鮓責子，教子以廉”“袖中留箴，莫忘本色”等言傳身教的育人故事，成為華夏民族懿德流芳，千古母教的典範，與孟母仇氏、岳母姚氏、歐母鄭氏相齊名，被崇為“四大賢母”之一。千百年以來，陶母受到世人競相景仰與愛戴，也正因为如此，陶母的出生地、陶氏後人的聚居地，分別另修陶母湛太夫人墓，則是理所當然的詮釋！無論是尋陽鶴問湖畔的牛眠地，還是新淦陶母出生地，鄱湖左蠡陶氏後人聚居地，陶母，不僅是相關地域人民的自豪，也是華夏兒女的共同驕傲！